



林立文

《三大队》

谨慎观看，因为怕你入戏太深

千里追凶的故事，勾人的点是“追不到”，更勾人的是“差一点就追到了”。而无论故事技巧高明与否，这一类故事往往给予受众的是惊险、刺激的观感，说白了，观众除了想追出一个结果，很少投入别的情绪。

《三大队》不一样，这是一个让人入戏很深的故事。

刑侦三大队队长程兵和他的四个队员马振坤、廖健、蔡彬、徐一舟，因为审讯强奸杀害14岁少女的凶手之一王大勇时致其猝死，集体被判有期徒刑。队长程兵刑期八年，罪责最大，关押最久。

出狱之后，程兵短暂和妻子、女儿见了一面，和老队员们叙旧，一起去祭奠在追凶时突发脑溢血死亡的老刑警老张。在老张的墓地，程兵告诉队员们，他决定继续寻找在逃的另一个凶犯王二勇，队员们知道后果断加入，再次追凶。

警察追凶或平民追凶，都是人们熟悉的故事类型。程兵追凶则不同，他是出狱后身份尚不如平民的人。因为好奇、震惊、激动，程兵成功地抓住了观众的心。人们对程兵的同情心是多层次的。

王大勇不是嫌疑人而是板上钉钉的凶犯之一，他在被审讯前已经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只剩半条命，并且在审讯时不断激怒三大队，所以观众已经默认了程兵等人“罪不至此”。

程兵从影片伊始就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 and 侦查行动力，在三大队侦破案件过程中，影片用非常干练的镜头呈现了这个小队每个人的特点，简言之就是“面冷心善，嫉恶如仇”。比如当他们在少女尸体边交流案情细节时，程兵会快速地将少女睡裙的裙摆拉好，体现出这个面沉似水的资深刑警对死者最大的尊重，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他对凶犯强烈的厌恶、憎恨。

程兵对于老刑警老张之死未被列入工伤非常愤怒，观众更添对这个忠义两全者的尊敬。

在铺垫足够之后，观众感受到了短暂

的畅快剧情，三大队辗转长沙、沈阳多地，离追凶成功似乎越来越接近。当观众感觉这样“嗨”下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时，程兵的追凶之旅很快进入了转折点，并从此停滞不前。

《三大队》最具戏剧冲突的部分出现了，当没有支援、没有身份、再继续下去就要失去仅有的生活希望的队员们纷纷放弃后，程兵仍然在继续，但观众的心情和最后一个离开程兵的队员蔡彬一样，大家都想让程兵“不要再追了”。

在逃的王二勇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就像我们曾经认定的一些死理，十几年人生沉淀，那些道理再对，也已经没有说服力了。太多的现实经验，让普通人清楚地认识到“不放弃”和“没必要”之间的灰色距离。不是人们不坚强，而是生命本无常，有几个人能为了一个执念永远不妥协呢？

影片后半，因独自追凶变成流浪汉的程兵蹲在地上写好“我追不动了”的短信，却不知道发给谁，崩溃哭泣。他并不是钢铁侠，他累了。

在他决定放弃时又发现了新线索，便立刻跑去贵州扮成“送水工”，在疑似王二勇存在的小区再次排查。他此刻的状态，最恰当的词不是“顽固”，而是潜心佛学的三大队队长蔡彬所说的“我执”。

“执着于我”是好是坏？被“我的欲望”控制自然是一条死路，但程兵这种“我执”已经到了“无我”之境。他刚出狱时决定追凶，为死去的少女寻求公道是表层心理，“为被毁灭的三大队重塑人格，把被关押的自我真正地解放出来”才是真正的执念。

但追到最后，他心里想的只是“抓住王二勇”，别的杂念都没了。

王二勇不再仅仅是手上有几条人命的凶手，他还是程兵认定的一个符号，就像王二勇用刀在出租房镜子后面的墙上划出来的那个惊悚的女脸图案。有这个符号在，安稳的生活都是假象，放下执念、珍惜眼前的观点都是障眼的幻术。这个符号是人生不能承受之轻，只要这个符号不擦除，他就会

追到命终的那一天。

理解了程兵的“我执”状态后，当他终于发现已经伪装成“赵波”，过起了有妻有女的幸福生活的王二勇并痛揍其一通，同时也被暴怒的王二勇打到面目全非时，我开始血冲脑门。

而这个“赵波”被带到派出所时还在演戏，选择私了企图躲避真实身份暴露。就在他即将踏出派出所门槛的一瞬间，程兵怒吼一声“王二勇”，“赵波”本能地回头。

相信这一瞬间，观众都想冲进银幕把王二勇压在墙上了。

最终“赵波”因为被采集的DNA信息与警方档案库里的王二勇一致，被警察反绑双手，顶在墙上。看到这一幕，程兵忍不住大口大口喘气，还能睁开的右眼射出的是无法形容的眼神。

演员张译在此贡献了精湛的演技，凭借单眼，不用台词，就说尽了程兵一生的心情。

《三大队》最大的后劲，是片尾的字幕告知观众，此乃真实事件，电影根据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改编。原著作者深蓝在文章《一个人，一双鞋，一条命》中说了个让人心凉的真相：程兵的原型人物程队长，12年来是一个辗转湖南、重庆、四川等地，这12年，没有队友，但他最终抓到了王二勇。

原著和影片中程队长孤独追凶的具体细节，很多都靠作者、编剧推测，程队长本人不愿意告诉深蓝。影片《三大队》整体节奏克制、隐忍，体现出留白的叙事能量。

如果程队长愿意全盘说出他12年的细节，我们能看到更让我们动容的《三大队》吗？

其实作为电影而言，目前的内容已然完整。影片结尾，怅然所失、垂垂老矣的程兵站在斑马线上，缓缓抬头看向镜头，来往的路人衬托出他的孤独。

程兵看向的是每一个观众，我相信和他对上眼神的人，都会明白很多事情。

踏歌行

老诗人叶廷玉先生

张广星 / 文

叶廷玉先生即将年登九秩，依然身朗体健，诗情涌动，作诗不辍，诗友闻之，顿生称庆，形之歌咏，真情祝祷老诗人福寿绵长，如南山不老松，如东海长流水。

叶廷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和发表诗作，诗龄至今七十年，除去“文革”十年不能写作和发表，他的实际诗龄也达到了一个甲子。他写诗不仅起步早，起点也高，从开始发表作品，他就是《台州大众》（《台州日报》的前身）、《浙江日报》和《东海》的骨干作者。但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文革”时他被剥夺了继续诗歌创作的机会，这十年本来应该是他创作生涯的青壮时期。就在他把一颗诗心埋葬的时候，浩劫年代结束，中国当代历史进入到政通人和的新时期——埋头默默在一家工厂工作的诗人叶廷玉，有一日被友人告知：你现在可以重新写诗了。他半信半疑：这是真的吗？但友人的这句话犹如在诗人的死灰里埋进一把干柴，又扔进去了一个火把。到底敌不过心中很快熊熊燃烧的诗歌之火，他要抒写，他要歌唱，他很快写成了一组四首诗，寄给浙江日报社。他对发表依然不抱什么希望。但几天以后，由省城来的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老诗人所在的厂部办公室，调查一个叫“叶廷玉”的写诗人。厂部办公室喊来了领导，领导对着电话说：叶廷玉是我们厂的一位好工人，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逊低调。报社编辑部经过这一番调查之后，马上就在副刊（文艺）版面安排了这一组诗。

叶廷玉先生收到刊有这一组诗的报纸时，不仅泪湿衣衫，“我又可以写诗了，我不再是一个被禁止发表诗歌的人了。”从此，他把创作当做了生命，写诗就是他全部的精神生活。诗友们也看到他的诗，越写越老辣，越写越有生命的质感。复出诗坛四十五年多了，他在《诗刊》《星星》等国内著名诗刊上发表了大量诗词。他投稿都是“自由来稿”，以至于一些从未谋面的编辑、望文生义地把“叶廷玉”当做一位女诗人，写信总称之为“叶廷玉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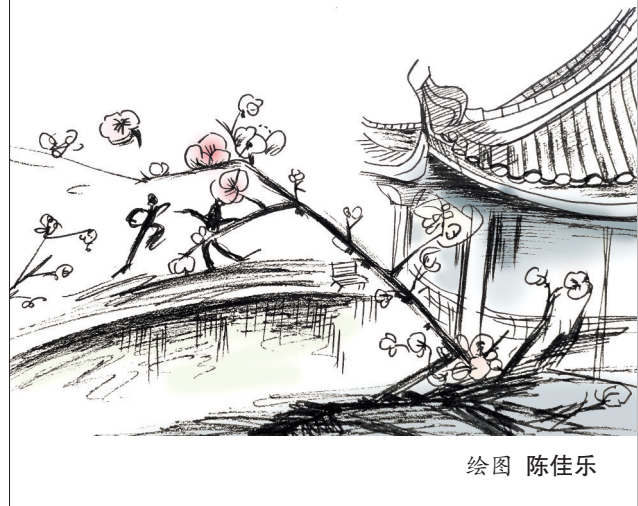
对于诗歌的热爱，也让叶廷玉先生实现了自我救赎。复杂的家庭背景，不是到了“文革”才让他遭遇命运的不公，其实他们三兄弟还小的时候，惨淡的命运就如影随形地紧跟着他们。他们的生命成长是多么地艰难啊，艰难得超出了很多同代人的想象。他的妈妈是被活活饿死的。我曾听老先生和他弟弟叶廷璧先生描述过全家饥寒交迫的状态。好在他兄弟“穷且益坚”，不仅学习成绩拔尖，而且都富有文学才华。叶廷玉写诗，弟弟叶廷璧写小说，靠着当年的稿费，略略调剂了艰窘日子。过于黯淡的色调，也正是诗歌和力量，让他们获得了坚韧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叶廷玉先生年过古稀之后，生命又一次遭遇重大挫折。他的健康出了状况，被医生判定患了绝症，动过一次大手术。不知道在手术之中和手术之后他获得了怎样的生命体悟，作为晚辈友人，我看到老诗人在能下床之后就继续写诗，而且比手术前写得更勤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跳舞，还迷上了黄岩九峰公园里的那口桃花潭。每天凌晨，他都准时来到桃花潭，桃花潭边是一个露天舞厅，很多人早上都在这里翩翩起舞。现在，老诗人被认为桃花潭舞池上舞姿最标准且最年长的舞者。跳完舞后，他就坐在桃花潭边的木椅子上坐下来，这时，就有几位也算年长的文朋诗友围拢过来，聊诗歌，也说说闲话，天天如此，就像是他们几位老人的早茶会。而回家吃过早饭后，老诗人必定定时又回到桃花潭边，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他随身带着一两本诗集，还有空白纸。有的时候他在谈诗，但读着读着他就拿起了笔，捕捉心中的灵感。我曾经为叶廷玉先生写过《花开在老骨头上的诗人》和《桃花潭畔写诗人》等文，表达我对叶先生的敬仰和祝福。

一门心思读诗和写诗，还让老诗人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他的身体不仅完全康复，而且自我感觉比生病之前更为硬朗，活力更强了。这十几年，他不体检，不吃药，更不像其他老人一样关注老年养生，他不参加任何保健营养讲座，不买不吃任何保健品。他坚持不懈的，就是每天的跳舞和读诗写诗。他并没有把诗歌有意当做疗愈的方法，但他对诗歌一往情深的热爱，又实实在在地疗愈了他。

现在他还是每天出现在九峰公园桃花潭边，或许，洋溢着诗意的桃花潭也是他的治愈元素？据有关史料记载，九峰桃花潭明代时就活跃着一群文人，他们自己命名为“九峰九老会”，九峰九老会的流风余韵直到今天，当今的九峰九老会也已经存在了近四十年。而叶廷玉先生就是九峰九老会的最年长者。

再次祝福叶廷玉先生，也祝福九峰九老会！



绘图 陈佳乐

穿过书林

赵佩蓉文

战争的另一色调

——读《动物园长夫人》

“机枪疯狂地扫射着。许多爆炸的黑色烟柱子，在已经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像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紧地扫荡着大地，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静静的顿河》中的这段文字，对战争场面的观察和描摹，纠缠着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压迫，勾连起读者关于战争的恐怖体验。

但是，美国作家黛安娜·阿克曼挖掘二战的大量历史细节，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动物园长夫人》以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以个性化的书写，赋予战争另一种色调，发掘了战争作品的温情脉脉。

1939年9月1日，德国纳粹入侵波兰，发动“闪电战”，赤裸裸地撕开宗教与文明的面纱。波兰人民流离失所。特别是犹太人，命如蝼蚁，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无节制的屠杀。然而，在华沙，安托尼娜和丈夫雅安利用动物园作为掩护，先后解救藏匿了三百多名犹太人，在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之光。

战争，是死神的盛宴，是人类的灾难，也是动物的地狱。《动物园长夫人》首次从动物与女性的角度去描写战争的残酷。战前的华沙动物园是一幢水泥与玻璃的混合建筑，是绿色动物王国，一个被簇拥在都市景观与公园美景之间的喧闹伊甸园。每天，长臂猿们将吹响晨号，欧椋鸟会率先演唱“歌曲串烧”。一时间，百兽争鸣，此起彼伏。安托尼娜是它们的女王、母亲和监护人。德军的炮弹在华沙狂轰滥炸之后，动物顷刻间死伤无数。动物园陷入了冰冷的沉寂，兽笼内外回荡着空阔的寂寞和悲凉。侥幸存活的动物，纷纷逃窜。海豹摇摇摆摆地急走，骆驼的蹄子在鹅卵石上打滑，鸵鸟、羚羊与狼并肩逃命。捕捉真实，放大细节，这

组动物流亡大军的奇怪场景，没有直接阐述纳粹的暴行，而是间接地表现战争造成的破坏，从侧面印证波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动物的遭遇，给读者细致末节的暗示，比正面描写战争更有沉重的力量，更发人深省，让读者重新审视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安托尼娜拒绝接受悲哀的新现实，她安慰自己，这根本不是死亡的长眠，而是北极熊式的冬眠。她对残余动物的照顾，更加不遗余力。小雀斑安托尼娜称为“养子”，被训练到只要一听到名字就能应声倒下。阿克曼笔下的动物充满灵性，启发读者思考，动物尚有人性，德国纳粹为什么不能控制掠夺杀戮的本性。

华沙成了人间炼狱。为了让动物园运营下去，安托尼娜夫妇低眉顺眼地央求德国军官将动物园改造成养猪场，既保证军官食肉，又保全动物园。身边的犹太人不断地被囚禁在隔离区。夫妻俩鼓起勇气成功地藏匿了友人的妻子后，开始想尽办法拯救犹太人。雅安必须反复查验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丈夫利用开车去德军占领区收集泔水的机会，顺便将犹太人藏在饲料下带出来。长达六年的血雨腥风中，弱者病者被追捕者，一拨一拨地来到动物园，安置在地下室，避难停歇。安托尼娜对躲藏在兽栏里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德国军人经常上门检查，犹太人可以满足需求，是她总是揪心的事。危险随时存在，安托尼娜不得不借助钢琴的技能，向藏匿的犹太人提供信号：白天弹琴，意味着有危险。夜幕降临，如果琴声响起，犹太人可以从走出黑暗，与动物一起用餐，交谈，喝一杯红酒，开一小小的派对。就这样，一群犹太人在极端煎熬中，绝望地呼唤希望。后来，安托尼娜通过伪造篡

改证件，陆续将犹太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在乱世的波涛中漂流，在深海中驶向港口，动物园俨然成为犹太人中转的“诺亚方舟”。

安托尼娜本来是平常的女子，诚如丈夫雅安所说，她胆子很小，她不参与政治。在拯救犹太人的过程中，她当然也深感恐惧、焦虑，甚至绝望，随时携带结束生命的氰化物。但是，她时刻绞尽脑汁，不惜忍受各种下流的侵犯，温柔坚毅地守护了一个大家庭。平凡女性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呢？

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莫过于在战争背景下，对受难者施以保护，唤起难以摧毁的希望。安托尼娜展现出超越种族，以生命去捍卫人性的大爱。希望见诸行动是博爱，美好见诸行动是善良。身处杀气腾腾的疯狂世界，安托尼娜不但以爱和善良来照管动物，了解它们的喜怒哀乐，保持动物之间的单纯世界，还殚精竭虑地保护犹太人，无畏无惧地挺身而出，在惶恐不安的非常态气氛中构建日常生活的秩序。为避难者解决食物，找来燃料，为客人策划逃跑路线，更重要的是安抚他们的情绪——要知道，在战火中，人的精神远比肉体更容易崩溃。安托尼娜在绝境中施以援手，努力让犹太人保有他们的价值和尊严，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同仇敌忾，也不是出于英雄主义的慷慨激昂，而是源于人性本能的善良和大爱。

1945年，德国人撤退以后，安托尼娜重新回到华沙动物园。她的家不再有散漫的鹅群和在藤蔓上荡秋千的猴子，和猥亵国宝、水獭一起嬉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安托尼娜夫妇烈火考验下的勇气和悲悯，闪烁着大爱光辉的壮举，永远闪烁在历史的罅隙里。

因此，记作“漆涎”，词义可通。漆涎，即污垢，而且是黏结、不易去除的污垢。别地方言可作参照。江苏海门叫“黑漆”，上海崇明叫“黑漆”“黑漆漆”，山西忻州叫“黑水”。上海松江叫“污涎”，江西新余叫“污皮”。

“漆涎糕”还是“漆涎膏”？有朋友认为应作“糕”。椒江话有个顺口溜：“双眼烂糟槽，鼻头烟筒灶，头颈番薯糕……”，用来讥讽人“邋遢”。“头颈番薯糕”即用来形容脖颈上厚厚的黑垢。但似乎还是“膏”字更合适。“膏”本为油脂，用来指皮肤上的分泌物，讲得通。有网友介绍，杭州话叫“老膏”，可参照。“糕”也好，“膏”也罢，感觉本字就是“垢”。如果在读音上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漆涎垢”是正确的写法。

也有记作“酸涎膏”的。“酸”，音“鹁”，《汉语大字典》的释义：1. 树皮粗糙而开裂；2. 皮肤皴裂。江浙方言中常用手指指甲边翘起的一丝皮，如，苏州叫“肉酸”，上海叫“肉酸皮”“肉酸里”，宁波话“倒酸皮”。椒江叫“肉离（记音）”。

“岩（记音）”跟“涎”义近。“尿涎”，椒江叫“尿（音虽）岩”，细分还有“尿壶岩”“马桶岩”“盲坑岩”等说法。

台州话

程和平文

「赤人糕」与「狗爱岩」

“赤人糕”是椒江话，指洗澡时身上搓出的泥垢，也说“赤人”，或只说“人”。“赤人糕”，本字不明，大概可写作“漆涎膏”。

“涎”，普通话说读“yin”，椒江话读“认”。《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沉淀物；沉淀物的痕迹”。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有“磨刀涎”治瘡疮、“牙涎”治毒蛇咬伤等记载。椒江话也有“水涎”“牙涎”“脚丫涎”等说法。

“漆涎膏”是皮肤上沉积的污垢。“漆”，有“黑”义。如唐孟郊诗句“初识漆鬓发，争为新文章”（《吊卢殷》）。“漆黑”仍是现代汉语中的活跃词语。“黑”可引申为“脏”。

“漆”又有“黏着”的意思。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里有个故事。有盗贼掘了刘备的坟墓。开墓后，发现室内张灯，两人正对坐下棋，身旁还站着十几个侍卫。盗贼们非常惊恐。其中一个弈棋者赏给他们每人一杯酒，还给了几条玉腰带，叫他们快点离开。逃出墓穴后，盗贼们发现自己的嘴已被死死粘住，无法张开。原来玉带子都是巨蟒。回头再看坟墓，却是原有的模样。故事的结尾，原文是：“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口已漆矣”就是“嘴巴被粘住了”。

有一种野草叫苍耳，苍耳的果实叫苍耳子，俗称“狗爱岩”。儿童恶作剧时，将其扔到他人头上，有如臭狗屎，粘在头发上，很难扯下来。这“岩”，本为动词，指黏着、沉积着，并且很牢固，常含贬义。转为名词时，指黏着物。例如，“饭岩起”，指饭粘在岩上。“饭岩”，指粘在上面的饭。“尿壶岩”，岩，动词，“尿壶岩”则指尿壶里的沉积物。“狗爱岩”的“岩”也是名词。

“岩”跟“粘”音近，“岩”的本字大概是“黏（粘）”。根据字书记录，“黏”音“年”。“粘”是“黏”的俗字，自然也读“年”。“粘”从元代起有跟“瞻”同音的记录。普通话目前两字分化，大致情形是，“黏”读“nián”，用作形容词，“粘”读“zhān”，用作动词。椒江话“黏”和“粘”都读作“年”，并以“粘”字为常见。温岭地名“石粘”的“粘”也读“年”。“粘”又读如“研”，比如电脑操作时，搜索粘帖的“粘”。

“狗爱岩”，三门话读音“狗污年”，可见“岩”的本字就是“粘”。“尿壶岩”“盲坑岩”的“岩”，三门跟椒江相同，也读“岩”。因此，使用合适的字，“尿壶岩”应作“尿壶粘”，“饭岩”可作“饭粘”（粘合信封或纸胶用的饭粒，读音“饭泥”，也有写作“饭粘”的）。

综上所述，“赤人糕”与“狗爱岩”也可写为“漆涎膏”与“狗黏岩”。